# 禮書通故

井田通故　　　　禮書弟三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以周案禹平洪水亐溝洫盡力為之非一手一足之功殷周亦當承而不改先儒嘗論此矣孟子云爾者異在步尺不在井疆也蔡氏獨斷云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是三代有異尺矣周以六尺為步見司馬法而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與司馬法又異是三代有異步矣皇侃說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周之民尤

稀故家受田多熊安生說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賈公彥說夏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其佃百畝稅之二百畝稅百畝為五十而貢殷據上地百畝菜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周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皆謬說也

白虎通義云夏法日日數十也故以十寸為尺殷法十二月故以十二寸為尺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為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為尺蔡邕云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以周案賈子六術說苑

辨物漢書律厤志許君說文高氏淮南注皆云十寸爲尺蔡云咫九寸周八寸者謂咫之一尺當夏九寸周之一尺當夏八寸非徑以九寸八寸爲一尺也孟子言三代井田夏五十畝當咫之七十周之百是周尺短于咫咫短于夏白虎通云咫以十二寸爲尺反大于夏似不足信又云奄八寸段氏云奄疑手字之誤

許慎云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段云當作指斥）規榘事也从尺（主也）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皆以人之體爲法又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鄭元云周尺之數未詳聞

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段玉裁云說文咫及夫字下云周制八寸為尺別周制之異于古也鄭意八寸為尺周末始有之與許說異以周案段說非也說文云尺十寸也又云十寸為尺明尺必十寸也又云八寸周尺明周尺十寸當古之八寸也鄭所斥或言指王制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說非斥許許說與鄭無異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以周案王制舉周以

別古今則古者爲殷今乃斥言周末之制（鄭注今指周末或指漢說）周一夫之田開方㝷六百尺以步六尺畝百步除之縱横各百步㝷十畝者十而田首之遂徑在其內㝷殷步横亦六尺縱則王制所謂八尺是也一夫之田以殷步除之縱七十五步横百步以步百爲畝除之㝷横十畝縱七畝有五步而五步當田首之遂徑也夏之步不可攷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以横數言王制言步有八尺六尺之異以縱數言横數在周尺竝六尺歷世不改而縱則隨時而異故孟子有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之分古人度物多横縱異數如軌廣八尺度高則三尺

三寸仞長八尺度深則為七尺雉高一丈度廣則為三丈皆同此例步以無定尺而分長短畝以有定步而分多少夏殷之尺大亏周故步長步長而畝少周之尺小亏夏殷故步短步短而畝多此定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似當作六尺六寸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是也考工記與王制同作亏周秦之閒見孔疏其語當同

錢塘云夏尺百分殷以為百一十二分周以為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為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異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

長五百尺爲畞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畞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畞如其畞洽而五十七十與百畞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畞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以周案錢說似餘數而步洽有五尺五尺六寸任肊立說有何依據姑錄其說以備參攷

王制云古者百畞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畞三十步鄭元云古者百畞當今百五十六畞二十五步孔穎達云古者百畞當今百二十五畞七十一步以周案時井田既

湮經界不正民閒多廢溝洫爲畎畝其田較周步爲大
而視㲉步猶小故舉㲉法以爲例古者亦謂㲉今卽周
末之東田是也東田者東方之田對秦鹵埊之田爲言
也說文畮下云秦田二百四十步爲畝玉篇畹下云秦
孝公二百四十步爲畝三十步爲畹秦本紀云商鞅開
阡陌東地渡洛是洛以西之地盡以二百四十步爲畝
而東方仍從步百爲畝之舊故記者取以爲法云古者
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以㲉步之
縱較東田之縱也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
三十步又以㲉步之縱較東田之橫也其不舉㲉步之

橫為言者步之橫必六尺三代以來未之有改無待計也假田一區七十畝兩區百四十畝今舉其百畝區邊縱數與東田之縱步相較爯步約㝵假尺之八記六尺四寸或此意實為六尺六寸又與東田之橫步相較其百畝之區邊八百八十尺與東田一百四十六畝六十步之區邊相當以橫六尺步除之自㝵今王制云三十步三當作六由下書誤連而字譌也此文本為下計里立文故其言當今之數祇以兩法區邊相較不計其中積實而積實自可由此推矣至漢武帝又盡改東田之制鹽鐵論云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

而一畝鹽鐵論佗亏昭帝時其云先帝葢指武帝漢食

貨志敘武帝力農之詔下載趙過代田法云十二夫為

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注引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

屋亏古為十二頃古千二百畮則㝵今五頃據此武帝

改古十二頃田為五頃其不云十二頃為五頃而云一

井一屋為五頃明此為續開商鞅未開之阡陌故以古

夫屋法立文也至時而周之東田盡變為阡陌矣　又

案周尺今尺之長短說人人殊攷漢志黃鍾之長以秬

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是

黃鍾九寸為九十横黍所絫也爰如其言為黃鍾之管

以今尺度之尋長七寸二分九釐乃用四率比例求之則古之一尺當今八寸一分也古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畝之積三千六百尺以今尺之八寸一分縱橫除之（當今八寸一分以縱言畝宜開方故縱橫除之凡古方一尺當今六十五寸六十一分以六五六一除之）尋今尺二千三百六十一尺九十六寸今法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一畝之積有六千尺用四率比例求之則古之百畝當今三十九畝三分六釐六毫王西莊以為當今田有四十一畝強由未知畝法之尺宜縱橫除之也至江慎修謂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沈果堂謂今尺當古一尺三寸五分近人多信其說於是古百

畝或以為當今二十五畝或以為當今二十七畝然以古書之記尺寸者參攷之如車廣六尺六寸容三人席長八尺容四人（見曲禮注）麻冕之布二尺二寸容三十升之縷鬴深尺內方尺容米八斗惟絫黍尺之尋八寸一分者為近之若依江沈所言尺推之俱不能容于此可知二十五畝二十七畝之說實未確也二百四十步為畝始于秦五尺為步始于周隋之間（見杜氏通典刑類甲兵篇宋迄明因之）

國朝以五尺五寸為步（見王貽上居易錄所載孔尚任周尺考今仍以五尺為步）今步之尺乃

乾隆元年工部所重頒當今裁衣尺之中者九寸

王制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

二分鄭元云當今百二十五里孔穎達云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以周案古之言里有云方里而井者有云二十五家爲里者有云十伍爲里十軌爲里者有云七十五家爲里者有云一里八十戶者有云百家爲里者王制之文依據孟子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與孟子方里而井合則以三百步爲一里也殷以八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則百里㝷二十四萬尺以周末六尺六寸之步除之㝷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步四尺二寸以三百步爲里除之㝷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二寸王制云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六十下脱三字二寸下衍二分字此明畝用六尺六寸之步既異古者而里亦因之異也記文較較大數本末有誤注疏所言與記文太違異鄭注所算詳見甄鸞五經算術及梅循齋赤水遺珍沈果堂云古者三百步為里自唐至今三百六十步為里古步較今步祇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古百里當今五十五里有二十二步强三百六十步為里見唐李翺平賦書宋如唐見馬氏通考王禮弟十二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為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亦仍之

漢志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以周案此即王制三分去一之法許氏異義云此大判言之其閒委曲細別不同注疏家多泥說未當

鄭元云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以周案此以大判言之細論之大司徒言不易之地

家百畞一易之地家二百畞再易之地家三百畞相通三家六百畞是一家受二夫之地遂人言上地田百畞萊五十畞中地田百畞萊百畞下地田百畞萊二百畞相通三家六百五十畞是六家而受十三夫之地六鄉六遂二法通行鄭注以大司徒所言為六鄉法遂人所言為六遂法以此逆推三百萬家之數遂謂六鄉用三分去一率之六遂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其實三分去一二而當一皆是大判言之三百萬家原非截然畫一之數許氏異義云其閒委曲細別不同鄭注載師云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

近不尋盡如制皆當又周書作雒解王畿東西長南北短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里因舊作國誤茲據水經注賈逵馬融說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鄭衆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鄭元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賈公彥云司馬法王城百里為遠郊亏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破賈馬說以周案賈馬以五十里為遠郊載師注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論同鄭本此說以破賈馬故云遠郊之內居四同詩魯頌疏爾雅釋地疏引鄭聘禮注

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近郊各半之今本聘禮注文多脫譌李如圭集釋云各以其國封疆十之一差太公國之數爲遠郊李氏本鄭注爲說其所見本倘不誤賈馬說遠郊五十里與上公之數合但不可以此說天子制也尙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伏氏據夏殷制言故鄭注王制亦引用之天子鄉遂分六以軍制也天子六軍鄭剛中云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此說可通

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乃經其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鄭元云小司徒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重立國賈公彥云鄉遂公邑之中皆為溝洫之法故注匠人云異于鄉遂及公邑以周案鄭以匠人畎遂溝洫澮之制其多寡與遂人異小司徒邑甸縣都之別其名與采邑同遂謂鄉遂公邑用五家為比法都鄙采地用九夫同井法至朱子則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井不言公邑采地之制竊謂小司徒言大比

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夫三為屋屋三為井鄭注自明言之是鄉亦用九夫同井之洫也遂人言以興耡利甿說文引之云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杜子春讀耡為助是亦以為井田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謂合力耕公田旅師掌聚野之耡粟謂公田之粟鄭注亦明言之是遂亦用九夫同井之洫也甸稍縣都亦當二洫通行地有方整亦有佩離或五家為比或九夫同井相地勢為之而已其計田賦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不過舉一洫以明大判爾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又云凡溝必因水勢是則井田宜

隨水之委折爲之安能方正如圖皆九夫同一井

匠人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鄭元云匠人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遂人治野萬夫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賈公彥云遂人溝洫法與井田異遂人九澮而川周其外則一同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遂人云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

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萬夫之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此川亦人造匠人百里之間一川空為自然川也以周案十夫九夫隨地勢為之故有匠人遂人二法後人必牽合為一制非也注疏以此二法為采地鄉遂之分亦舉大判言之爾未可泥

賈公彥云遂人注以南畝圖之者十夫亏首為橫溝十溝卽百夫亏東畔為南北之洫十洫則亏南畔為橫澮九澮則亏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也孔穎達云遂人注以南畝圖之者兩夫俱南畝亏畔上有遂故遂從遂

從必注于橫溝百夫則南北九遂東西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也從洫必注于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則南北九洫東西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此皆設溝百夫橫九溝而注于從洫千夫從九洫而注于橫澮法曰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于萬夫之外必有大川繞之以周案遂在夫閒十夫從九遂而注于橫賈疏十溝十洫之說非孔疏百夫九遂萬夫九洫亦未是　又案井田之法有正有變不知其正無由覈土地之實不通其變無以盡土地之利經注所言示正法也然井田之畫必視乎川川屬自然非人力所能為土地

之近平川者宜故為紆曲使渟蓄而不徑達以致涸土
地之遠平川者宜引長其道使直達而不紆緩以致淤
從洫横澮其洃之有定者也南東其畝其洃之參乎變
而無一定者也匠人遂人之所言各異覩諸此
鄭樵說一成之地九百夫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
計九溝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
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
有百成九萬夫成中有九洫横一列乃有十成計九十
洫直通一大澮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合而言之成間
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

人之制合但遂人以一直言之匠人以四方言之爾以
周案一井之溝長三百步廣昇三分步之二九夫之溝
何嘗占一夫之地九十夫之洫亦何嘗占百夫鄭氏牽
說殊謬
陳汲說遂人爲直度匠人爲方度遂人十夫有溝匠人
方一里爲四溝兩旁各一溝中開二溝遂人百夫有洫
匠人方十里爲四洫兩旁各一洫中開二洫至澮亦然
以周案鄭據匠人之法牽合遂人陳又據遂人之法牽
合匠人如其說圖之一成之地橫直列十井洫澮交錯
其中則井田爲洫澮所破者三十四井程易疇已駁之

已
黃度說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實爲九夫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爲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而澮環之
沈彤說遂人夫閒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閒爲畎水所入卽田首本無異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閒以溝其溝占井閒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九十夫亏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閒以洫其洫占成閒故遂人之所有卽匠人之所爲學者不察遂以爲異汯以周案誤與鄭漁仲同

戴震云田首有遂遂端則溝屋三為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為通溝端則洫通十為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為終洫端則澮終十為同同蒪亏川澮在同閒也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其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其治百丈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為浍令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以周案戴說亦為王氏訂義所惑說詳下

程瑤田說南畝故畎橫畎流亏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亏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故曰百夫有洫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亏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亏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鄭氏以夫閒小溝釋之亦非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兩溝溝當兩井之閒故

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十溝之水咸入于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洫之長連十成十洫之水咸入于澮澮橫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澮連于川以周索澮長同同洫長同成則溝長同井可知遂人十夫有溝不尋引而長之為百夫匠人井閒有溝亦何尋引而長之為十井遂人十夫匠人九夫其田兩旁皆注溝如程說有或溝或無溝亦非

司馬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鄭元云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

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餘治洫賈公彥云治洫不
使稅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言云成者據通洽溝洫為說
王與之云小司徒皆以四數言田之實數司馬法通成
終同皆以十數兼山川城池而言小司徒四邱為甸即
司馬法通十為成鄭氏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
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以周案鄭意匠人所治溝洫即
包甸而成故一成百井實止一甸六十四井有稅其餘
為所治溝洫之地無稅王氏誤會鄭意而以旁加之數
為專治溝洫之人使不出稅以此議鄭失鄭意矣近王
鹵莊戴東原程易疇錢溉亭皆沿其誤陳左海云宋人

誤解葢因疏云旁加一里使治溝洫不出稅不知疏言此者對注出田稅之文明田有稅而溝洫不稅且此就溝洫之地言之非指其人不然注言三屋九夫出賦稅其治溝疏言治溝洫者皆不出稅顯與注戾斷無此例且鄭明言共治溝則洫亦當共治之安得專有治洫治澮之夫洫與澮廣而且深修之者當合一成一同而家出一人共役其事不當專責之某井某夫也又案匠人注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方百里為同同容六十四成若其餘里亦有夫井則成容百井同容百成不得云成容一甸同容六十四成矣陳氏疏通注義可解宋

以來諸家之惑然揆諸經文實有未合匠人云九夫爲井井閒謂之溝溝在井外非亏九夫內爲之也則方十里爲成成閒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謂之澮亦必洫在成外澮在同外非亏成十里內爲洫同百里內爲澮也如鄭義經宜曰井閒謂之溝甸閒謂之洫矣司馬法云通十爲成成百井十成爲終終千井十終爲同同萬井漢志文同如鄭義成實六十四井乗百井同實四都乗萬井矣左傳云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通率二而當一如鄭義成內再除溝洫其衆亦不成旅矣竊謂一成百井內容甸六十四井其沿邊十里爲隰皐所謂

牧也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井牧卽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是也下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舉井以明牧也牧爲隰皋之地其土高亏甸井蓋澮溝洫時積之井必爲之牧者一以省澮治溝洫之力一以防外來水潦之災一以通往來車馬之道也春秋傳曰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其地瘠亏衍沃矣遂師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是隰皋亦有宜穀者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其植物宜叢物叢物謂萑葦之屬其隰皋之不宜穀者與一同萬井內容四都其治邊百

里爲原防所謂町也春秋傳曰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是也通言之牧町之地皆井也故曰成百井同萬井析言之成之牧同之町有異亏九夫之井故曰成者其井一甸曰同者其井四都

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鄭學者說通爲九十夫之地除以三分去一之法惟有六十通率二而當一則止三

十家陳傅良云一成八百家司馬法只言三百家番休者五百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以周案司馬法通成終同皆以三為數乘上夫三為屋而言據一偏之實數以洌四方也其中積實有當除以三分去一及二而當一之法亦有不必除以二法者數難核實故舉一偏以待三反注疏家每處以兩法相除愈覈愈鑿陳君舉陳及之王次點解司馬法文皆誤

周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孟子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元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

以至十人爲九等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孔穎達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據中而言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中家三人下家二人上地之上家十人中家九人下家八人是有九等王制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此據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㬥至五人而止鄭鍔云學禮者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明上下之義不知上地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食七人六人下地食五人此常法也小司徒所言爲六鄉制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

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將以强內故也若六遂所授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云云見其如常法而已以周衆孟子雖當籍亾之後其言夫言家言餘夫皆據目見而言自與周禮不悖孟子言家曰數口之家曰五口之家言夫曰上農夫食九人至下農夫食五人而止明家之最少者必以五口爲率也漢食貨志云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此古法也其或不及五口而止有一夫一婦者詩謂之彊周官所謂以彊予任甿不辱偁家故言家必斥言之曰五口其或多于五口者謂之餘夫給以餘夫之田若時有上地中地可授則六口卽受中地

七口卽受上地仍謂之家受一夫田故言家又統言之曰數口言夫又別言之曰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小司徒家七人家六人家五人分上中下三等自是授田之恣孟子言九人至五人亦分上中下三等而以九八爲上七六爲中五爲下者明王者授田于民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而民自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之餘積可備凶荒也此所以上授田有三等而下所食另有五等也自鄭以一夫一婦爲一家則農不能不分爲九等疏家遂于小司徒文補言上下六等于孟子王制又補言四人三人二人三等皆誤諸文曰家五口曰夫五口明

夫家以五人而止五人以下無四人三人二人三等之可補也鄭剛中說覂盤

鄭元云六鄉之民上地家百畮中地家二百畮下地家三百畮相通三夫六百畮六遂之民上地家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田百畮萊百畮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畮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畮鄭鍔云凡授田之法有四節遂人言六遂之制小司徒所言爲六鄉之制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亏大司徒言之施政職亏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亏大司馬言之以周家凡授田之法必視人口之衆寡授以上中下

之田大司徒遂人言上地少授下地多授與小司徒言
口衆者授上地口寡者授下地二法相通相足鄭剛中
分大司徒爲都鄙制小司徒爲六鄉制遂人爲六遂制
甚泥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畮萊遂人掌邦
之野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都鄙對邦國言覲上文辨
邦國都鄙之數自見不專指大都小都故鄭注載師以
不易一易再易之田爲六鄉授田之法邦之野對邦中
言凡鄉遂皆是不專指稍甸縣都故鄭注小司徒以爲
鄉遂同制地之上下不一同一上地亦不能無上下之
分或有萊或無萊相地土之肥瘠爲之二法亦相通相

足此志答張逸問以鄉遂分言亦見其大判云爾　又
案鄭剛中說授田之制有鄉遂都鄙邦國之分據鄭小
司徒注井牧田野爲造都鄙法采地制井田異乎鄉遂
是鄉遂與都鄙不同又據鄭志及載師注又謂六鄉用
不易一易再易之法無萊田縣師注亦云郊內謂之易
郊外謂之萊是鄉與遂亦有異近胡氏畿內授田考實
桂氏周禮授田辨申鄭注謂鄉之田制同遂鄉遂邦國
上地有萊都鄙上地無萊是異乎鄉遂邦國者惟都鄙
之制江愼脩申鄭注又謂遂人之所謂野實兼都鄙大
司徒言都鄙授田之制與遂人相表裏大司徒言其略

遂人言其詳非有二㳒沈果堂謂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㳒畿內及庶邦一概同之蔡宸錫謂大司馬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逮亏邦國都鄙皆一㳒其實一有萊一無萊二㳒無容强合而地之肥墝處處不同鄉遂都鄙亦分之無從强分也學者須知二㳒之通行不拘泥亏一隅斯可矣至萬充宗據孟子王制一夫百畝以疑周官要不待辨

鄭衆云小司徒九比謂九夫爲井鄭元云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之人數也以周案九夫同井相比謂之九比大宰之比居小司徒之地比鄉師之國比竝同後鄭以

司徒職所言爲鄉遂制田之法鄉遂用十夫故易先鄭說其實鄉遂自有用九夫井田法故下文有攷夫屋之文當以先鄭爲長

異義云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

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𣪘萬乘孔穎達云如異義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為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為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溝洫其餘方八里為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鄭注小司徒據衍沃千里而言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也尚書禹貢注此鄭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

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以周案左傳襄二十五季正義引賈逵注說賦稅差品與異義同先後鄭注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亦引左氏說然異義四十五井之出賦與百萬井之出賦上下不相蒙上數有字誤異義總左氏九等之地而曰山川坑岸者林澤陵鹵四者山川也畺潦偃

豬二者坑也原防隰皐二者岸也其衍沃之地爲井田一成百井內容一甸其沿邊十里之岸謂之隰皐亦謂之牧一同萬井內容四都其沿邊百里之岸謂之原防亦謂之町其閒溝洫亦疆潦偃豬之一也

書禹貢九州之賦分九等孔穎達云人功有强弱故獲有多少劉敞云州大者賦多州小者賦少以周參賦出于田賦有上下出其田有多寡不關人之强弱州之大小也雍梁與揚大于豫州而豫賦上中雍乃中下梁乃下中者豫多曠野可爲井田者多雍梁多山揚又多水可爲井田者少以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

一井數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參之其義自見已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趙岐云餘夫者一家一夫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田二十五畝半亏圭田謂之餘夫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陳祥道云所謂餘夫亦如之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眾男亦以口授田如

比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王鳴盛云陳解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以周案陳說本趙是已趙注餘夫兼老少言未是授餘夫田必近其父兄之田宅鄭注戴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以力出耕公邑斯言亦難信

漢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何休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

五口為一家多亏五口名曰餘夫以周案班志以一夫一婦為家其餘為餘夫鄭注周官用此說何注從春秋井田記後漢劉寵傳注引此甚詳家以五口為率多亏五口名曰餘夫其說依據孟子詩傒彊侯以鄭箋云彊有餘力者周官以彊予任甿鄭注云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如鄭此云是彊與餘夫有別民有一夫一婦未滿五口者謂之彊其五口以上所多之人謂之餘夫程子云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如有弟是餘夫也季十六別受田其說似較諸家為當

周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鄭衆云

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鄭[元]云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爲場季本云廛里謂市廛以周案廛里後鄭爲長場圃卽九職園圃毓草木之地非農夫所築納稼之場國中後鄭鄉大夫注云城郭中蓋謂在王城以外郭門以内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工商近市農夫近田此定法也王城建王宮先朝後市又有祖社及官府之居環衞之舍廩藏廄庫之所本無空地國中又爲仕及工商里居之處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于外地之寬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云請徙子于豫章之圃是園宅之少空地亦可知而農圃有稼

廁其間者王都官吏既眾所需果蓏菜蔬之屬必多故
廛里場圃不能不近附于國中廛里即民居場圃所以
蔬果蔬之地也其地亦在國中故下合言之曰園廛二
十而一先鄭必以國中在城內豈王城九里有空地可
容農圃者乎竊攷經文有以郊野對言者以鄉遂別之
地官序注所謂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司馬云百里內為
六鄉外為六遂是也有以國中四郊對言者又以六鄉
分之五十里外謂之郊五十里內謂之國中故大學在
鄉謂之國學王制云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
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右鄉左鄉之學皆國

學故曰國之右鄉左鄉對下不變移之郊言之郊學在鄉五十里外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以鄉言又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則是四十里爲阱亏國中郊關爲近郊門近郊門內四十里謂之國中則國中以鄉之五十里內言尤其顯證載師又分國中近郊爲二則又以近郊之二十里內爲國中知者據匠人文天子營國方九里（據鄭天子十二里說詳宮室門）復以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天子之郭有二十一里鄭注大宰云邦中在城郭者注鄉大夫云國中城郭中皆據近郊內之二十一里爲言先鄭誤以五十里內皆

近郊地故以國中爲城中或謂五十里曰國中百里曰郊百里內謂之近郊爲鄉百里外謂之遠郊屬遂亦非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曰掌六鄉之賞地則遠郊爲六鄉之地不屬遂明矣

班固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趙岐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鄭元云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晦廛謂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也賈公彥云先鄭引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後鄭以爲經夫一廛田百畝別言之則此廛乃是廛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以周案載師國中之

廛里爲士及工商所居之廛遂人一夫之廛爲農夫之廛四野農夫必不能入居國中國中亦無地以容萬民也故鄭注載師引遂人此文云是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明鄉遂之農各居所近保城不盡居于國都也鄭義與班志趙注本同保城鄙邑之小城月令曰四鄙入保賈疏非鄭意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鄭衆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誣多也士田者士（士句賈疏連下大夫讀未是）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鄭元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

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以周禮宅田士田皆謂祿田宅謂致仕之田當從後鄭禮大夫之子爲士士田謂大夫之子所受世祿亦謂之圭田兩鄭意通吏爲縣官當給以祿無田漢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是賈人之家有田賈身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後鄭之義爲長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鄭衆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

牧田者牧六畜之田鄭元云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以周案官田非謂庶人在官者之田謂其家之所受也庶人之在官者給以稍食祿足以代耕其身免農其子不免農故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牛田牧田亦謂畜牧之家所受之田畜牧者亦免農子不免農後鄭爲長江愼修以官田爲庶人在官之田牛田牧田從先鄭

鄭元云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食貨志云農民戸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

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公彥云農夫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以周案鄭意一夫一婦為家受田其餘眾男為餘夫又以口受田此九田以五口當一夫僅得其半故謂之半農人疏非注意

鄭元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以周案公邑對家邑為文公邑不盡在甸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其多者言之自然則士田官田亦不盡限以近郊遠郊可知矣鄭注又

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
尋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亏是爾此言甚憭
鄭元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
地以周策家邑謂大夫之封邑非采地說詳職官門
趙岐云古者卿以下至亏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
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
祭言絀士無絜田也陳祥道云圭田祿外之田也圭田
五十畝自卿遂亏士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
孫蘭云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
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

之圭者合兩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整者也以周案圭說文作畦云畦田五十畝从田圭圭亦聲畦从圭田會意說本班固圭之言絜趙注爲長但云士亦有圭田則失之矣先鄭士田注云士句逗大夫之子弟而耕之田也大夫之子爲士其耕之田卽大夫所受之祿采大夫沒其子以供祭祀是圭田卽士田也士田之士爲大夫之子非身爲士者也身爲士者無圭田故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玩惟士之義則圭田自卿至下大夫不關士士無圭田不由紬王制疏沿趙說　又案圭田卽士田之別名舊說皆同江氏謂圭田當屬賞

田未是孟子言卿以下必有圭田乃授祿之定制賞田無定與孟子必有之文不合孫氏零星之田姑備異說本非正義焦氏臧氏並申其說且謂以不成井之井授餘夫義正相當此說亦非圭田不必零星零星之田不必五十畝餘夫又半圭田有何相當之足云領新標異實近時說經之大病

鄭元云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下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孔穎達云王制所言乃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周則兼通士稅之故周

禮士田稅什一以周案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謂之士田有稅大夫沒其子以祭大夫謂之圭田無稅圭田無征百王通制趙注孟子亦沿鄭譌

漢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何休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肥饒不𡚁獨樂墝埆不𡚁獨苦故三季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孟康云三季爰土易居古制也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以周案古者每

歲易其所耕三季而上中下田徧焉非三季一換主如何氏所說晉作爰田爲復古制商鞅轅田之法如孟康說亦不戾古其害在開阡陌也爰田國語作轅田賈注云轅易也說文作趄田云趄趄田居易也轅爰皆叚借字或說轅如字謂以田出車賦非

鄭元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孔穎達云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誤也以周案虞仲翔易注云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畬易釋文引說文亦云畬二歲治田也竝與鄭同別有所本非誤

顧炎武說古王國偁邑不偁都以周案邑有大小不必

國國偁邑也亦偁都詩曰謂爾遷于王都

鄭元云道中三涂賈公彥云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

由左車從中央以周案賈疏三涂指九經九緯之三一

涂九軌男女行涂似無用如此之廣玩鄭君意葢謂一

涂之中分左右中央三涂爾賈疏誤會

包咸云論語澹臺滅明言其公月方朱熹云徑路之小

而捷者以周案行不由徑謂不斜冒徑踰也故包注云

方古者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行者必遵此方行

毋得斜冒徑踰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修閭氏禁

徑踰者皆其證子游亦嘉其遵王之路不敢冒禁徑踰非謂路之小者必避之也

何休云八家共一巷許慎云䢼里中道也篆文作巷以周案巷以里尋名記曰里有殯不巷歌互言之毛傳亦云巷里涂古有以方里為井者故何注云八家共一巷亦有以二十五家為里者故尚書大傳云二十五家為閭閭共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六鄉之閭即六遂之里故州閭亦偁州里（論語州里即州閭也故鄭注云五鄰為里鄰五家）亦偁州巷（州巷見祭義鄭注巷猶閭也）一說四井為邑兩邑之中閒為巷六十四家共一巷無據

受業新陽汪開祉仝校

孫　次甲

禮書弟三十六

田賦通故 附關市之賦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鄭眾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鄭元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

書所待異也以周案九賦者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爲正
稅故九賦亦謂之九正關市山澤各入其物以爲貢亦
以當地職之賦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
桼林之征二十而五此言稅園廛山澤之法亦在九賦
中先鄭據以釋九賦近是以此當田野之通稅亦失其
義古者田野山澤之稅各不同也漢有算錢口錢二法
口錢起于武帝貢禹已言之不足以釋經後鄭云口率
出泉謂計夫出賦非謂口錢故又曰今之算錢民謂之
賦說詳職役門然漢之算錢爲古力役之征應入九職

不尋據以釋九賦故不從後鄭　又案王氏詳說王氏
訂義並引載師文以釋邦中四郊邦甸家稍縣都之賦
既沿先鄭之誤訂義又云所疑者成周十一之稅通行
天下而甸稍縣都則曰十二先儒以地遠役簡則賦重
釋之不如陸佃以百畝而徹賦民十一亏一中又以十
分為率取二其說為長殊不思二十而一二十而三二
十而五皆與十一不同不特無過十二有異加陸所說
亏甸稍縣都雖可強解又何以通園廛遠郊桼林邪幣
餘之賦先鄭以為工餘後鄭以為商餘王氏新義以為
職幣所掌凡用邦財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林氏求義

以爲宅不毛者之里布田不耕者之屋粟皆出于常賦
之餘所言各殊當從王說
周官司會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
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賈公彥云九
貢謂諸侯于民什一取之旣取得民物大國貢半次國
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
所云厥篚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九賦謂口率
出錢九賦之內惟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自外盡是四
野據多言之故言令田野之財用九功卽九職灋者亦
是稅灋什一爲常故云令民職之財用以周案大府職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云云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所謂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者此也田地之稅其所入者多故其待用者廣也閭師職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其賦此言九職力役之征大府職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鄭注云此九職之財司會所謂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者此也力役之征其所入者少祇以充府庫不若九賦之待用廣矣賈氏疏鄭以九功為田賦九賦為口錢則是以田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大用兼是理也九貢疏說是　又案周禮民之受田地而不耕毛者

出里布屋粟民之不受田地而轉移執事者出夫家之征一以懲有職之惰民一以懲無職之游民皆示罰也其征一居九賦之末而曰幣之餘一居九職之末而曰民之閒皆不以為正稅也至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惰民閒民之征為經常之賦是亏田租力役外又增一夫布之征矣後世有丁口賦葢昉亏此乃周末造灋非周初本灋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灋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故九賦曰九正也九職力役之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閒之民

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漢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時詔天下民租之半三秊又除民之田租景帝時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此放周之九賦也漢高帝四秊初爲算錢文帝時丁男三秊而一事民賦四十景帝時二十始傅（傅賦通）與此放周之九職也（馬氏通考以此爲丁口錢誤詳職役門）貢禹以爲古民亾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于生子輒殺空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秊二十乃算（算謂力役之征）是漢武帝于田租力役外又增口錢雖未成丁壯亦令出賦非古所有也唐代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輸粟調

輸布庸役力沿戰國粟米布縷力役三征之獘政周禮九職中有貢九穀貢布帛二職農貢九穀不出布帛嬪貢布帛不出九穀非一人並征之均人職云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則經常之征止有力賦兩稅可知

周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鄭[元]云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以周案制賦必以地與民此爲內外令賦之定法故曰凡凡通辭也上地食者參之二卽遂人之田

百畝萊五十畝合百五十畝歲耕可食者百畝畀參之二中地食者半即遂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合二百畝歲耕可食者百畝畀其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合三百畝歲耕其可食者百畝畀參之一也其用民之數亦與小司徒文合鄭注以此為六遂正法而邦國之賦亦同此制故云亦如六遂亦以明凡之為通辭也讀者不審而反議鄭謬矣

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于十一大桀小桀減于什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下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古周禮說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

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觔原注當云一百六十斗案原注依國語韋注校之也釜米十六斗謹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鄭駁之云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

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專此言乎以周案國語孔子論田賦有軍旅之歲出賦洤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此異義所本但秉字从又从禾禾之一把謂之秉四秉爲筥十筥爲稯十稯爲秺此禾數也鄭注四秉之筥卽詩之穧穧亦佗秭案布稯亦有稯秭秺之名八十縷爲稯五稯爲秭二秭爲秺亦字同數異五斗爲筥一百六十斗爲秉此米數也許氏旣言出禾似當以把計不當以斗斛計且聘禮記言二百四十斗者以明一車所容非以釋秉也許以此句釋芻之秉又改斗爲斛近儒咸以爲非但國語秉芻必非一把之芻是秉明以量計矣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稯亦或然故以十筥爲稯

之禾數擬諸米數張氏廣雅韋氏國語注竝同許說是未可執一論矣但此爲軍旅歲賦非常賦然也公羊據田稅言載師據園廛言田稅十一遠近無差園廛之稅近輕遠重雖諸侯邦國亦然許鄭牽說皆誤或說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亦誤古者民田皆受諸君故什一稅而頌聲作漢以來無授田法民之田民自買之用古什一之稅其法已涼卽上中下三等均調而其困已倍蓰矣讀鄭駁語慨然思古焉

鄭元云載師園廛二十而一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

遠曰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注匠人或說什一者天下之正供載師所云係萃歛所寓非原文以周棨載師任地首曰園廛末曰漆林則其所任地征乃園圃虞衡藪牧之賦不關田稅也二十而一謂國中也上言園廛不言國中下言郊甸稍縣不言園廛互文見義古者三農田稅無過十一無遠近之差其園廛之賦自异也魯語仲尼曰先王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藉田而砥遠邇者禹貢所謂總秸粟米五等之貢是也賦里以入者以里廛所入多寡之利定賦載師所謂園廛漆林五等之稅是也量其有無者亦以見

載師所定爲周畿之制非若什一之稅通行天下然從此疑載師文妄矣

陳傅良云周制什一之道通行天下而載師立法不均蓋近郊十一以圭田奉祭祀商賈既有關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之田賞田牧田所以優重者抑閒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則公邑及卿大夫采地歲貢什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上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取以周

案陳氏曲爲之解未尋經意其謂此田不關民田所見自卓

鄭[元]云以載師及司馬灋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灋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灋制公田不稅夫葉適云六鄉亏王畿爲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賦其粟則藏亏倉人六遂亏王畿爲遠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亏旅師遂人以興耡利甿里宰合耦亏耡旅師掌聚野之耡粟耡即助助字雖見亏六遂之官是六遂用助灋明矣以周案小雅言公田周官言耡粟皆周用助之證頌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曰私非公田也曰十千是萬夫也曰三十里萬夫之所居也是周用貢之

證鄭注畿內用貢據鄉遂而言故注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以爲鄉遂制十夫都鄙制井田此亦據大判言之爾六鄉中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皆以五五相聯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尤爲鄉制十夫之顯證六遂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亦以五五相聯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尤爲遂用貢灋之確據則鄉遂制田自以十夫爲多可知也顧後之爲鄭學者必謂鄉遂兼九一助灋斯又不然十夫九夫相地制宜遂人詳十夫之制爲徹灋又言以興耡利甿爲助灋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爲助灋又言屋粟爲徹灋則六遂行徹兼有助灋尤爲明備葉說亦未當

鄭[元]云畿內用貢灋邦國用助灋稅有輕重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灋趙岐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九一而助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自從也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范甯云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

畝是爲私學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徹殷助夏
貢其實一也孔穎達云助九夫而助一貢什一而貢一
知者九一鄭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什一乃云使
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也故鄭通其率以什一爲
正謂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
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
學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以周案孟子野九一國中什
一爲滕地言本非通制周官大司徒比閭黨州鄉皆以
五起數是鄉用貢法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
夫屋夫三爲屋是鄉遂亦用助法也畿內二法通行未

嘗拘定鄭注泥矣其云通率什一之說亦誤孔疏旣釐
孟子言貢助徹皆什一明九一什一其立名雖不同而
其稅皆什一也野九一而助據助瀍九區之一言其名
曰九一其稅亦什一趙注近是國中什一使自賦據貢
瀍之十夫言其稅曰什一與上其實皆什一同義趙注
嫌曲且孟子云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公田在
私田之外趙注云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是公田
卽在私田中與孟子本文亦不合孟子言惟助有公田
其意貢徹皆計夫稅什一中田亦以授夫助雖有公私
之分而其同養公田亦以私田計之什一爲瀍公田百

畞有廬井焉范注云私什而官一此說亦非九一者九中之一也什一者什中之一也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孔穎逵云爾雅郊外曰野則野人郊外也國中為郊內朱熹云鄉遂用貢灋都鄙用助灋以周案國中者鄉之近國都而在近郊之內者也載師又以國中與近郊分別言之則郊不得稱國中說詳井田門孟子言野九一又言鄉田同井是野兼鄉言則國中不得兼鄉而鄉遂用助灋矣孟子重助灋故其言如此謂之請者斟酌之辭若此卽古灋豈如有若盍徹之對乃鄭注以之說周制朱子又據鄭

注以說孟子皆非經之本意

陸氏云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鄭元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劉熙趙岐說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徹猶取也朱熹云徹通也均也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又云貢助通行謂之徹以周案夏貢殷助皆取諸民而可通行萬世何獨徹為然陸劉諸說未足釋周徹名義也鄭注天下通法說與陸異金氏禮說誤合為一謂通率貢十一助九一而為什一之法見匠人注嫌與孟子皆什一之文違朱子合作均收已自疑之文集云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曰萬氏詳

駁之貢助之法三代通行亦不獨周爲然夏貢殷助周徹據其大判言之爾周行徹法而詩曰雨我公田夏行貢法而小正亦曰初服于公田則貢助通行夏時已然而周之名徹別有取義矣徹也者通之以泉穀也殷助取粟于公田夏貢亦取粟見禹貢周之昉殷助法處仍取粟旅師所謂掌聚野之耡粟是也其徹多通之以貨泉故大宰職曰以九賦斂財賄九賦者田野之正賦也財賄者泉穀也鄭注顧周初猶助徹通行其後公田盡以授夫而助法廢故龍子有助善貢不善之辨以救時弊龍子所言指時弊言非夏之貢法本如此亦非周初徹法有是失也而孟子亦以周徹之無

公田也故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兩文對舉徹謂通其賦于私田而不任力藉謂借其力于公田而不征賦又云惟助爲有公田明貢徹皆無公田也又云雖周亦助明周初雖行徹亦兼行助也助本無與于徹如謂徹通貢助則孟子空曰雖徹亦有助可矣亦何煩如此苦爲分明

金鶚云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是夏亦用助濤大雅公劉云徹田爲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濤又夏用助之一證夏殷並兼貢助是周徹濤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助徹皆從八家同井起義借之力以助耕公田謂之助通

八家之力以其治公田謂之徹徐養原云徹與貢同灋
徹兼公田亏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卽公田也故
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兼公私之別也徹與藉正相反徹
則不藉藉則不徹孟子徹者徹也助者藉也二句非止
詁其名義而已相提並論所以著二灋之不同以周案
舊解貢助通行爲徹導金說而廓如金說徹同助徐氏
辨之綦詳然謂徹貢同灋又少別白夏旣以貢名其井
田自多以貢灋行之令夫屋三三相任出粟則通貢亏
井田亦不自周始也徐說之誤又與舊同且周之行徹
與貢灋自有異與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雖不至如龍

予所言有狠戾取盈之獘而以豐秊補敗歲自有定制而徹則先使司稼巡野觀稼以秊之上下出斂灋豐秊從正凶荒則損此其行灋之異也　又案穀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秊補敗卽龍子校數秊之中以爲常之說徹則豐秊從正凶荒則損見鄭司稼注無補敗之義是則徹之立制仿乎貢而其用意近乎助故周初徹助通行而民無菀枯之歎也

春秋穀梁說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取焉韓詩說家旱百畮又爲公田十畮餘二十畮其爲廬舍各旱二畮半班固云八家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

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何休范甯趙岐宋均皆同是說孔穎達云食貨志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則中央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各自治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以入私家各私有百二畝半何得謂八家皆私百畝也鄭亐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亐諸儒失鄭指矣以周案鄭注周禮本不用公田二畝半之說賈疏取趙注以疏鄭殊

失其意但公田有廬井兩漢師說相傳有自不能因鄭注不用而廢其說也鄭注載師園廛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廛遂人夫一廛注同取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五畝之宅是民之恆居非園廛二地合成五畝胡墨莊金誠齋皆謂中田之廬二畝半亦過大今以什一之稅推之中田之廬蓋家一畝半餘皆公田

許愼云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段玉裁云許亏廬不曰二畝半亏廛曰二畝半以錯見互足以周案一廛二畝半一宅五畝此先王度地居民之定制也廛與宅渾言雖通析言有別廛以所居之宮

言說文廛二畝半一家之居可證宅兼宮外餘地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可證此所謂邑居之制也說詳宮室門井田之廬不過就田中小苫茅舍以爲息勞守畝之所斷無容如廛居二畝半之大李明德胡墨莊金誠齋皆辨之矣說文于廬曰寄而不言其數最爲愼重于廛曰二畝半一家之居明二畝半爲家居之廛不在寄廬也段注乃謂錯見互足豈許意哉

周官家削之賦貢公彥云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故名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外爲公邑其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以表公邑之

民也以周禮大宰八則五曰賦貢以馭其用疏云采邑之民稅入于官官导之節財用亦節使人入王故曰以馭其用司勳凡頒賞田參之一食疏云若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則采地之賦亦入于王特少公邑之賦四之三耳經云家削之賦明兼采邑公邑言自鄭注八則治都鄙專指采地故此疏曲為之護

鄭衆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傭賃也

惠士奇云閒猶餘也羨也夫曰餘卒曰羨民曰閒詩云侯亞侯旅侯彊侯以亞仲叔旅子弟皆閒民也彊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規少隨尊令卑聽所謂轉移執事以

周案閒民非無職事者也特無常職耳故專列九職之末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猶謂之生才若并無職事是游惰之民矣有爵載師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故閒民與不職事之民有別轉移職事若今傭賃鄭注是惠民以為民之未授田者非閒民與餘夫亦有別周官太宰三農生九穀鄭衆云平地山澤鄭元云原隰平地惠士奇云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云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為三者以此以周案惠說本王氏訂義是也山澤之農自屬虞衡不生九穀虞衡猶云山澤偕官名以名民職非謂掌山

澤之官後鄭以原隰平地爲三農本左氏說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小司徒井牧其田野鄭亦主此說

鄭衆云百工飭化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江永云先鄭本爾雅邍搏埴之工且珠之用少不當特設一官宜以凿禮土金石木獸草之六材而謚以玉羽惠士奇云八材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山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以

周案江說近是如惠說又嫌與上虞衡佗山澤之賦複
王應電說尤無據不錄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鄭衆云里
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曰抱
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
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元云宅不毛
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以其吉凶二服及器器也䟽季瑄云此非爲民而言爲
任地者言曰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郊遠郊之所
授者既任是地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

則是忘亏職而忽亏政故罰其長朱熹云此經待士大夫之有士者宅不毛謂其有亭豪田不耕謂其為池沼江永云里布者里居之布此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甿王制田里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宅而毛則有嬪婦之貢其不毛者是弃地不因其不毛而遂無征也里布之輕重不可知鄭注以為二十五家之里則太重矣或又以為方里而井之里皆不明里字之義屋粟是當時徵稅之名田不耕者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朱子說亦確孔廣森云孟子所謂粟布力役之征即國語所言之田賦有軍旅之出則

徵之無則已者故趙氏章句曰國有軍旅之事橫興此三賦用其一緩其二謂若三家之中一家從征彼兩家不從征者給其衣食一家出布一家出粟是故每井三屋則力役者一屋征布縷者一屋供粟米者一屋而粟因以屋名焉田一井收稷禾秉芻缶米一屋之數焉禾八十斛芻八十斤米三分缶之一載師罰田不耕者就用此數非一夫而責以三夫之粟也若然罰里布者亦非二十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灋正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惜未由詳攷耳苟非軍旅之歲徹助而外一無所稅故曰廛無夫里之布也以周案

宅不毛臯輕田不耕臯重如鄭注臯輕罰重臯重罰輕
非其義也里布屋粟是罰賦如江說令出經常之賦亦
未見旳鄭注上文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云廛民居之區
域也里居也則里布者里居之布也宅而毛有正稅宅
不毛出里布亏正稅外要出廛里二十而一之稅也田
不耕臯宜重屋粟從鄭注可也孔顨軒以為軍旅所出
之賦但國語言軍旅之賦田一井歲收稷禾秉芻缶米
一屋所出又三分之一其賦甚薄則田不耕者亦宜云
亏田租正賦之外又罰以屋粟庶為近之稷秉之數以
禾言不以量言聘禮鄭注甚明孔氏以二百四十斤為

秉二百四十斛為稷說本許氏異義亦不盡足據說見井

又案遂人夫一廛注引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是劉歆意亦以里為廛里之里廛一夫百畝之田里一屋三夫之地以方言三屋為里以從言一屋卽里亦備一解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穀梁傳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周案稅畝者亏公田十取其一復履其私田稅之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或據穀梁傳謂宣公仍是十取其一但因公田之稼不善而擇取

私田之善者似非事實穀梁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是也

服虔云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民以爲貪故謗之杜預云丘賦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惠棟云下引詩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若如杜注何不愆之有服說是沈欽韓云渾罕言作法於貪則不全如服說蓋鄭國之法賦者不役役者不賦今復計丘爲賦故國人謗之以周案子產作丘賦必有加於常法於今未聞矣若丘出一馬三牛及粟米力役兩賦自古

有之非子產始作
崔靈恩說史記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
六百四十斛人恆食四鬴又為什一而稅又祭用數之
仂者孔穎達云食貨志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
斛案稟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
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器祭
費用又少且年有豐儉不恆上孰崔氏苟欲計算使合
其義非也以周案崔說非矣孔說亦未㝵也凡一夫以
五口為率受下地有六人者受中地七人者受上地其
有八人九人者又受疆毗餘夫之田漢志云一夫挾五

口治田百畝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漢志一夫百畝以五口為率推而上之至六口七口而止孔氏以九人計算一誤也漢志畝收一石半以平歲為率上孰自四謂四倍一石半畝六石百畝得六百石與史記上地畝一鍾本不懸殊孔氏引以為上孰收四斛二誤也廩人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

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孔氏引漢志畝收既以上䵚計則人食自當以四鬴計田計上䵚食計中䵚是亦苟欲計算使合矣三誤也廩人下䵚二鬴計月食粟一石二斗八升漢志平歲月食粟一石半下䵚當更有加亏此是周漢之量明有不同矣而孔氏苟欲計算牽而合之四誤也孔巽軒禮學卮言推算亦誤　又案詩甫田箋云上地穀畝一鍾卽本史記鍾六斛四斗與上䵚自四畝六石相近淮南主術訓中田之穫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與中䵚自三畝四石半相近後漢仲長統傳通肥磽之率畝收三斛與下䵚自倍畝三石相同

春秋左氏說百二十觔為石則一斗十二觔為兩則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為十九兩有奇漢律厤志黃鐘之律其實一籥合籥為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以周秦二灋不同解經宜用左氏說鄭注既夕禮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與左氏說同

周官有關市之征孟子云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鄭元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皆末作當增賦者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江永云自商農既分兵賦不㝵不出于農則貨賄亦不㝵不取諸商如是政始均民志

始定也讀周禮者以此思之可無疑亏關市之賦以周
案王制文本孟子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則譏
而不征以異國之來商言孟子言關市不征而云天下
之商旅皆說而願出其路藏其市亦以異國言甚明凡
異國之人有以貨賄入者亏關譏而不征入市有廛布
亦不征其貨此成周優遠人之法亦所以便民用也若
其貨賄之自內出者亏肆有絘布亏廛有廛布皆邸舍
之稅也亏關有門關之征是貨賄之稅也至戰國時異
國之來商者亦以此法行之故孟子云爾或據周官難
孟子或據孟子難周官皆一偏之見胥失之　又案古

者市廛皆官物故入廛有稅鄭注廛布謂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是也遺人以關門之委積畜老孤卽門關之征宋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此門征之見諸傳者

周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鄭元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惠士奇云此沿管仲行之于齊征于關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關市有廛布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

自外入者征于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于關者勿征于市也自內出者征于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于市者勿征于關也若自內而不由于市自外而不入于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以周案關市之征有廛稅貨稅二法廛稅為貨賄停儲邸舍之稅不論自內出自外入皆有之貨稅惟自內出者有之自外入者譏而不征司關曰掌國貨之節明其自內出也國內之貨有不盡出于門市者司關征之其出于門市者門市征之為之璽節以通于關故曰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舊說物之自外來者司關亦征其貨

既與孟子關譏而不征相悖與此經文亦不合經云國貨專以國內之貨言非謂自外入也下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此爲兼言內外之貨掌其治禁者所謂關執禁以譏禁者禁其非法之物也與其征廛謂出入之物有停儲邸舍者皆出廛布並非謂征其貨也又云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謂貨之自內出者不出于關是謂避征舉而罰之爲犯法也不云不入于關者爲貨之自外入者本不征其貨不入于關無犯于法也不云不出門市者爲山澤之物不盡登于市也注疏解經不明致與孟子文不合惠說關市止有

廛征不稅其貨亦與周官不可通胥失之矣

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鄭衆云貨物儲藏于市中而不租稅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于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鄭元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王制注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癯腐敗爲買之以紓民困廛人注趙岐云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市廛而不稅載師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以周案孟子之廛卽廛人之廛布鄭彼注云廛布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是廛固有稅也孟子兩廛字一義不廛謂不稅其

宅則廛為廛宅之稅明甚但既稅其廛不稅其物先鄭注貨物儲藏于市中而不租稅亦謂不稅其儲藏之貨物兩鄭同義市廛與國宅異國宅自無征市廛二十而稅一趙注謂市廛不稅誤疏者又謂趙注本先鄭亦誤法而不廛謂久廛不售之貨物官以法居取之幷不稅其廛居取卽書之化居謂居其貨以待不時之買也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此卽其法也趙注法為什一之法以不廛申足不征義尤迂曲或說廛不廛義分虛實或據廛人滯故書作廛

謂孟子之不廛當作不滯亦非

周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元云正讀為征征稅也以周案正對不物言如字讀或說不征洿物不物者宜征之末是非洿之物禁之可也故幾司關掌其治禁亦謂禁非洿之物禁不物所以正貨賄也正貨賄所以正人心也

記玉藻季不順成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鄭元云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𡉚非時取也以周案關譏而不征優商之洿也此以優凶歲之貧民說文列分解也廣雅

列布也山澤亦分布亏民而不收其賦鄭讀遮迾之迾反失經意大司徒十二荒政五曰舍禁何曰猶爲之禁乎

受業陽湖吳朓仝校

孫　次乙